



# 光影里的先师

□胡佳清

有些记忆是时间无法抹去的，比如那位曾引我入文学之门的先师。

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那时的我对文学情有独钟，时常在本地一些报刊上读到署名朱彻的诗文，很是钦羨崇拜。后打听得，朱彻是当地文化馆的文学干事。于是突发奇想，从荒郊野外的工厂出发，涉过河滩草地水洼，再穿过嘈杂街巷，一路寻到当时坐落在万安桥头的文化馆。

眼前的文化馆，跟想象中的反差实在太大了。木结构，板壁屋，从门口侧身而入，是一条黑黢黢的巷道。巷道里悬挂着几颗摇摇晃晃的灯泡，模糊不清地亮着。一路上的楼板被我踩得“空咚空咚”响，这响声，合拍着我狂跳不止的心脏。一上一下拐过几个弯，又“吱嘎吱嘎”爬上一层楼，再绕过几个逼仄，最后来到一扇屋门前。稍有犹疑，我才“嗤啦”一声推开一条门缝。

缝开光泄，映得我有些眼花。汨汨光线中，只见一位身材高大、满头银发、年约五十的人戴着眼镜，背靠一扇窗，正埋首在一张长条桌前，一支笔在纸上划拉着什么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欲拜访的朱彻老师了。见来了人，老师没感意外，搁笔站起来，抬头看看我，手指桌边一根凳子说：“坐。”我半边屁股坐下来，情急之下先慌乱自报了家门。听说我是从工厂来的，老师就有些留意了。他问起了我平时的一些写作情况，我恭恭敬敬站起来，从衣兜里顺出几张稿笺，趋身上前递到老师手上。他礼节性地翻了翻，说：“好，今后可以多来文化馆坐坐，我们交流交流。”那以后，我果然隔三差五怀揣自己稚嫩的涂鸦之作，来和老师交流了。

那期间，隔着时空岁月，我常常奔走在一座锤声叮当的工厂和一个托垫我文学梦想的

大殿之间，在老师那间小屋里，一边听着窗外自由市场的喧嚣吵嚷，一边听着他声震梁屋地给我讲解文学。狭小的空间，如同二重奏，混响着市井人生中让人有些微醺的文学气息，弥散在我的每个细胞和四周的空间里。

之后，经老师修改润色，我那篇仅有几百字的豆腐块，终于发表在当地一份文学小报上。平生第一次看见自己鼓捣出的文字，竟变成了浸着油墨香的铅字，那份喜悦自然难以言表。

不久，我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交给老师。没隔几天，按捺不住的我，便跑去文化馆找老师打听消息。甫一见面，他就直截了当告诉我：“你那篇小说改好了，清样也出来了。”我一阵窃喜，正准备双手作揖表达感谢之情，谁料老师话语突然一下拐了弯：“清样送上面审批，结果给毙了。”我脑袋顿时猛地“嗡”了一声，面对这个结果无言以对。可人生第一次从老师口里听到文字还可以像人一样被枪毙，让我颇有些惊讶和新鲜。

后来，当地有不少文学活动，老师都不忘喊我参加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西安知名作家郎太根回故乡，老师在文化馆楼上组织的一场见面会。在我心目中，那个见面会真是盛况空前、群贤毕至。会后大家还集体留了影，照片挂到文化馆外马路边上的一扇橱窗里，引来不少路人驻足围观。后来照片被我一个工友碰巧路过看见，于是在千余人的厂子里八方为我宣传。其实那时的我还是个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的文学幼稚，按现在的话说仅是个文学粉丝而已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老师退休后，我就去一条名叫“稀饭厂”的巷子深处的文

化馆职工宿舍，继续向他讨教。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楼，敲门进屋，一眼便瞥见一张书桌依窗靠着，窗外一棵巨大黄葛树的满树绿荫篷到窗沿，想必老师天天会坐在那片绿荫里读书写字。让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是，我每次去，老师都会热情站起身来迎接，先泡杯茶，然后再装盘糖果点心招待。

淡淡的茶香里，满口的甜香中，我依窗而坐，静听老师循循善诱的说教。其实，我眼里的老师同样是文学的性情中人，他需要读者，需要听众，更需要展示和倾吐。所以每每这时，他会拿出几本以前发表过作品的杂志，或捧上刚写在笔记本上的新作，操一口浓浓乡音，然后点燃一支烟，时而站时而坐，时而走时而停，饶有兴致地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朗读，还边读边解析。老师是一个严谨之人，每次翻检我的稿子，都会字字句句予以点评，有时提的意见还很尖锐，让我颜面有些挂不住。回家的路上，为此心里还一直在打鼓：文学是我这种人弄的吗？我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但这样的经历多了，也就慢慢悟出了老师的良苦用心，慢慢悟出了文学的真谛和奥秘。

俗话说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。终于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在老师的引领和提携下，我有幸参加了由四川省作协和《星星诗刊》编辑部在江油举办的四川青年诗人笔会，笔会后还发了专辑。当我带着这期作品登门拜望老师时，他的欣慰自不待说。后来，老师告诉我，他受邀去给三峡学院学生讲课时，还专门拿出我发表在那期专辑上的组诗，给学生讲解诗歌创作的意境、灵气和张力。再后来，我又在《诗刊》上发表了作品，更让老师刮目相看了。

如今，先师已经走了，可他在我的文学生涯中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，鲜亮而透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四面山归来(组诗)

□龚炜

### 山间夜行

蛾眉月将升未升，只有手机的萤光朦胧  
伸手不见五指也看不见手中的竹杖  
全凭心灵感应，感应两边松墙黝黑的压力  
蠕动的双腿打不开山路又窄又长的裹脚布  
一处接一处山的拐角  
挡住本来已经十分稀疏的灯火

看不见路的时候不如停步，仰望夜空  
久违了，这种纤尘不染的夜空  
随便怎么走也避不开头顶的天穹  
它总是最高点，渺小的我居然也是圆心  
能看见的星星都电量满格，高频闪烁  
星光穿越光年发出旷古之问，无法破译  
松林、群山和山村屏住呼吸屏住亮光  
纵容每一道流星雪亮地划破天际

### 邂逅爱情

一个人去四面山，四面都是山  
遇见爱情之后去四面山  
到处都能邂逅爱情  
爱情天梯的名字很直白  
攀登起来才发现它很陡很曲折  
望乡台瀑布飞起彩虹，那对苦命的鸳鸯  
还在频频回首，撩开一挂雪白的珠帘  
大洪海一泓不了情，拥抱桃花坞  
有的爱情跟着鸬鹚溅起水花飞箭般逃离  
或者啾溜钻进深潭，留你在岸上惊奇

深山古刹几声钟磬，敲下满地落叶  
弯腰拾起的一片红枫，已是满面皱纹

### 界碑

界碑照抄史书，界定巴国与古夜郎  
黄昏时节站在界碑中间站得笔直留影  
站成一个模糊的界桩，不选边站队  
保持中立。那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 
山山水水，便立刻鲜活起来  
成群的黄牛和驮盐的马帮从身边走过  
随着烈日渐渐地降温，满山的树叶  
渐渐舒展，交响卷舌和不卷舌的鸟鸣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像父亲一样的夏天

□黎强

父亲在田土里流着汗，  
夏天也一起汗流浹背。  
父亲戴一顶黑黢黢的草帽，  
夏天也顶住头上的酷日。

累了的父亲拄着锄把歇歇，  
夏天也陪着抽几口呛人的旱烟。  
父亲的麦秆长得壮实饱满，  
夏天便磨快了一把割麦的镰刀。

父亲的扁担扁担挑起谷物，  
夏天也紧跟在后面回到老屋。  
父亲满是老茧的手端起一盅米酒，  
夏天就醉出了山坳里的火烧云。

父亲开始打理风谷车时，  
夏天早在晒场石碾那边等着呢。  
从父亲风谷扬谷的一招一式中，  
夏天是知道颗粒归仓的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# 木棉五月白絮飞

□何霖

鸿哥给我发来一条短视频，他追着一团“棉花”在地上奔跑，说是挣脱羁绊的木棉飞絮裹着种子自由飞翔。

是的，五月的广州，绿意葱茏，初夏的烈日里透着一股湿热。走在广州的街头巷尾，便能看见一株株的木棉树。花落了，叶子密了，树上挂满的蒴果——长椭圆形的、绿褐色的、沉甸甸地悬着。它们早已褪去了三四月间的火红盛装，不再有那种“十丈珊瑚是木棉，花开红比朝霞鲜”的夺目壮丽。

然而，在叶隙之间，挂着的是那成熟的果荚，果皮一裂开，竟下起了“雪”。一团团白花花、蓬松的飞絮，很快便脱离了枝头，争先恐后地涌出来。它们裹着黑色的种子，借着风势，在城市的半空里盘旋、翻飞，像是谁把棉花糖撕碎了，又像是天上的云朵扯下来几片，淘气地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它们没有腿脚，没有翅膀，凭着轻盈的白絮，让种子飘散四方。

这满街飘散的飞絮，初看之下，实有几分江南柳絮或北国飞雪的神韵。它们轻盈、绵软，像鹅毛，又像棉绒。阵风吹拂，它们落在行人的肩头，沾在楼下大排档的桌椅上，铺在路边停

着的车顶，甚至无孔不入地钻进鼻腔里。仿佛一夜之间，草地、河道边、人行道砖缝中，堆积着一层薄薄的、柔软的白毯。

木棉在广州人的心里，从来就不是一棵普通的树。三月里，它先叶后花，满树的红，开得惊天动地，像一团团火焰烧在枝头。那时候你去中山纪念馆，去看那棵三百多岁的木棉王，一树嫣红，巍巍然立在广场一角，衬着蓝色琉璃瓦的殿堂。那是广州人引以为傲的英雄花，象征着这座城市的铮铮傲骨。

但是，面对这满街的飞絮，广州人的心情极为复杂。一方面，它承载着一种独属于花城的浪漫与诗意。当人们伸出手掌，试图接住那一团飘摇的洁白，指尖触碰到时，几乎感觉不到它柔软的重量。里面裹着的那颗小小的、黝黑的种子，是木棉树生命延续的希望。这飞絮，是风的形状，也是树木送给这座城市的信笺。它告诉人们：春天的热烈虽已落幕，但生命的传递从未停止。另一方面，这满街飘散的飞絮，又实实在在地成了不少街坊的烦恼丝。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、哮喘病人或是皮肤敏感的人群来说，这浪漫的“五月雪”无异于一场小型灾难。它们在漫天飞舞的过程中，极易吸附空气中的花粉、灰尘、病菌以及其他污染物。当风吹过，它们无孔不入，钻进鼻子引发一连串的喷嚏，迷了眼睛惹得

红肿流泪，沾在皮肤上可能导致瘙痒起疹，这漫天的飞絮成了呼吸道疾病的“帮凶”。特别是，这飞絮还藏着安全隐患。木棉絮的纤维质地轻、易燃，遇上火苗，往往能在瞬间引燃，并迅速蔓延，容易酿成大祸。

即便如此，当我站在木棉树下，看着那满街飘飞的白絮，心里终究还是会生出几分宽慰与怜爱。木棉是英雄树，它的花是烈火，是热血，是顶天立地的豪迈。而这飞絮，便是英雄卸甲后的柔情，是粗犷线条里最细腻的笔触。它不像柳絮那般离愁别绪、凄凄惨惨，木棉絮的飘散，更像是一种干脆利落的告别和一场义无反顾的出发。每一团白絮的落地，都可能是下一棵木棉幼苗的成长。每一次被风吹起的离别，都是种子对大地更遥远的期盼。

满街飘散的飞絮，飘的是景，也是情。扰的是人，也是心。它是广州初夏的一张独特名片，混杂着无奈与美好，承载着城市的呼吸与脉搏。我们一边掩面躲避这漫天的棉絮，一边又忍不住拿出手机，记录下这如诗如幻的飞雪。或许，这就是生活的滋味——在琐碎的烦恼中，总能打捞出那么一点值得驻足的浪漫。

夜色降临，我回头望了一眼暮色中的木棉树，枝头那些还未散尽的棉絮，在最后一缕夕光里微微发亮，给这座不夜城披上一层朦胧的、流动的纱衣。它们不急不躁地等着，等明天的风，明早的阳光，再把种子送去一个未知的远方。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